



守望门楼文化

留住醉人乡愁(上)

朱朝炬：门楼文化研究的先驱

记者 杜培清
摄影 余英伟

到通山观光采风，不能不一睹这里古代民居建筑的风采。

通山县地处鄂赣交界处，是湖北省著名的“民居之乡”，那恢宏、壮观、华丽的府第犹如颗颗珍珠散落在乡间，凝聚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祖们的勤劳和智慧的光芒，历经数个世纪光阴依然熠熠生辉，而那门楼上的题字笔势或雄浑，或清雅，或遒劲，或飘逸，笔落乾坤，涤荡家风，无不彰显着通山人成不骄败不馁，富不奢贫不移的家族门风和清心向学，锐意求新的精神渊源，让无数人为之倾倒。在通山，要论通山门楼文化的“痴者”，必然绕不开这两个重要的人物——朱朝炬和邱承良。



朱朝炬(中)在和朋友谈论门楼文化

1 “竹林书屋”，民俗启蒙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的朱朝炬经过一年劳动锻炼分配到通山，登上三尺讲台，成了一名人民老师。

通山民风淳朴，敬重师道。每年春节，家长们都要请老师们吃饭。有一年春节，通山的一个学生家长来请客，晚上吃饭的地点在阮家“竹林书屋”。

“竹林书屋！”听到这么风雅的名字，朱朝炬的心里立即浮现出古诗里描绘的翠竹清风来。然而到实地一看，所谓的“竹林书屋”不过是生产队的仓库，一间偌大的房子里，除了锅灶和桌椅板凳之外，满眼空空荡荡，别无长物，毫无风情

可言。后来，同校又家居本村的阮老师告诉他，这间仓库曾是远近闻名的经蒙馆，就是过去的私塾学堂，人称“竹林书屋”。

“那么竹林呢？这里前后都是田地，没有竹林呀？”朱朝炬不解地问。

阮老师笑着说，“这竹林二字，出自魏晋竹林七贤阮籍阮咸叔侄二人的典故。我们阮家村人，算上我这一辈上，是阮籍阮氏的后裔子孙。我们家大门口门楼上的竹林风高也是源出此典！不仅如此，百家姓各姓都有自己的门楼字。”

“竹林书屋”一桌酒饭让朱朝炬久久

2 禁锢开锁，文化“解冻”

1979年，随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朱朝炬的门楼文化研究也迎来了春天。

1986年底，朱朝炬调到通山县教育局担任教育志主编，与县志办公室有了工作接触。得知门楼字的研究还是空白，他当即表态要担起填补此空白的重任。

朱朝炬的一个亲戚是很有名望的民俗礼生，一生都在为邻里乡亲的红白喜事奔走操劳。他交给朱朝炬一大堆民俗礼

仪实用资料，诸如婚丧寿诞常用的请柬、书帖、楹联、吊幛，以及礼生必备常识和实用文辞等等，让他编辑出版。朱朝炬特地向他请教门楼字，这位亲戚一口气写出了百十个姓氏的门楼字，这让朱朝炬惊喜不已。

在完成教育志编写任务的同时，朱朝炬与这位亲戚合编了一本《礼仪常规》小册子。在小册子最后一页，朱朝炬公布了

3 精进理论，登堂入室

朱朝炬并不满足于手中拥有的这些手抄本资料，他还利用下乡工作的机会和节假日休息时间，走村串户、寻师求教，足迹遍布全县乡镇，先后读到了三十多部姓氏宗谱资料，观赏到了二十几座古今门楼建筑，参观游览了十几处保存较好的古民居建筑群，并自费买来了傻瓜相机和胶卷，自学摄影，搜集到近千帧门楼题字。他废寝忘食，一口气完成了《门楼溯源》解读书部分约百万余字的三部初稿。

1995年10月，朱朝炬把《门楼溯源》第一篇课题论文送到通山县县报，开启了他第二块里程碑——《中国门楼文化初探》，在接下来的四年多时间里，他在省地报刊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几万字的文章，《湖北日报》也以“门楣题字：提示文化传统的一扇门”为题，对朱朝炬的课题研究作了独家新闻报道。

朱朝炬还先后拜华中师范大学著名教授、文化学知名专家刘守华老师和文坛泰斗钟敬文先生为师，学习文化基础理论知

识。有了明确的理论指导，他的学术目光日益开远，并确立了新的目标：将中国门楼文化打造成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一门专门的学问。

2006年，在自己的学生和通山有识之士的多方呼吁和帮助下，经由通山县政府批准拨付专项扶助资金，《门楼溯源》一书最终付梓出版。此书一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面对专家和众人的称赞，朱朝炬从不以门楼文化研究第一人自居，总是强调说：“通山门楼题字是客观存在的，门楼文化是通山人民的力量创造的，我只是做了一些搜集工作，发现它，研究它包含的意思而已。”

不少文化研究专家、民俗文化研究者、爱好者慕名前往朱朝炬家求书，他总是将书慷慨以赠，并将自己辛苦拍得的几十个门楼文化胶卷毫不保留地赠给对门楼文化爱好者，寄语他们要深入研究，好好传承门楼文化，将门楼文化弘扬。

尊重自然、尊重人文、留住乡愁，传统



回味，阮老师的一席话让他得以“启蒙”，他一头跌进了门楼文化的大观园里，开始了上下求索之路。

然而，那个年代，除样板戏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一概视为“大毒草”“封资修”，古民居上的精美的木雕也被无情地铲掉，更让他沮丧的是，当他提起门楼字的时候，人们避之唯恐不及。

虽然眼下的气候氛围不宜公开钻研“门楼字”，但朱朝炬并没有为此退缩，他私下留心留意，积极收集和积累资料，秘而不宣地开始了中国门楼文化课题研究的苦旅。

最初拟名为《门楼溯源》的写作计划，希望能够获得志趣相投者和民俗大众的支持与帮助。没想到《礼仪常规》发售后不久，慈口朱绍云老人向他提供了一本保存了有百十年的站楼题字私家藏文手抄本，通山县横石中学王新林老师也向他提供了一本门楼题字私家藏文手抄本。两本民间手抄本共辑录了四百三十多姓氏的门楼题字。

与现代、历史与未来应当和谐共生。朱朝炬穷其一生，身体力行守望通山门楼文化，体现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

现在的朱朝炬早已退休颐养天年，但闲不住的他仍在孜孜不倦地关注和研究着门楼文化，他坚持收看中央电视台《记住乡愁》百集大型纪录片，并做下了翔实的笔记，在全国范围内考察中国的门楼文化历史和现状，为以后建立独立的门楼文化学科打基础。

“门楼文化关乎一个家族的姓氏来源，历史典故，家风门风，还有祖上的丰功伟绩。改革开放之后，通山的许多的新建楼房、建筑都有门楼题字，形式没有变，但内容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姓氏文化，有的被“幸福之家”、“小康之家”等美好愿望的题词所替代。现在社会虽然发展很快，门楼文化有所淡化，但是不会消失，不会断根。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民俗文化是民族的根性文化。因为我们的中国是乡土的中国，我们的族谱会世代写下去。先祖的事迹、伟业都活在族谱里，革命先烈和元勋也已写入了我们的族谱，我们对先祖的崇拜、红色的崇拜不会断根，门楼文化也当代传承。”朱朝炬如是说。

